

北京

穆儒丐京話小說

陳穆
均儒
丐

編 著



民國初年**北京旗族** 悲情命運的記實之作
相隔近百年，**經典絕版原書復刻**，再度問世！

辛亥革命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
民國初年的北京兵荒馬亂，其世相猶如地獄之境
原本的統治者滿族旗人更是成了過街老鼠，只能在屈辱中謀生
滿族的敗落真的只是歷史的報應嗎？

北京

穆儒丐京話小說



陳穆
均儒
丐

編著

釀小說34 PG0938



北京

——穆儒丐京話小說

作者	穆儒丐
編者	陳均
主編	蔡登山
責任編輯	蔡曉雯
圖文排版	楊家齊
封面設計	陳佩蓉

出版策劃	釀出版
製作發行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76巷65號1樓 電話：+886-2-2796-3638 傳真：+886-2-2796-1377 服務信箱：service@showwe.com.tw http://www.showwe.com.tw
郵政劃撥	19563868 戶名：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售門市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104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09號1樓 電話：+886-2-2518-0207 傳真：+886-2-2518-0778
網路訂購	秀威網路書店： http://www.bodbooks.com.tw 國家網路書店： http://www.govbooks.com.tw
法律顧問	毛國樑 律師
總經銷	創智文化有限公司 236 新北市土城區忠承路89號6樓 電話：+886-2-2268-3489 傳真：+886-2-2269-6560 博訊書網： http://www.booknews.com.tw

出版日期	2013年6月 BOD一版
定價	330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Copyright © 2013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北京

穆儒丐京話小說

陳穆
均儒
丐

編 著

京話與伶史——穆儒丐京話小說《北京》前記

穆儒丐的小說《梅蘭芳》重新出版（或稱「出土」）之後，頗能引起一些讀者的興趣。首先自然是《梅蘭芳》一書被焚燒的奇特命運，如今僅有孤本，卻又重見天日。書之命運既如此。讀之則可明晚清民初梨園之狀，而戲界往常所諱言之堂子、歌郎事亦浮現於世人之眼。

一位朋友購得此書，迅疾讀畢後卻感言：原來不過如此如此呀！我答道：是呀！穆氏寫堂子歌郎，如用獵奇眼光去看，自然是並非香豔詭異之流。不比民初之通俗小說與花邊新聞。因穆氏名為寫梅蘭芳，實為寫世相也。只不過這一焚，反倒焚出個百年之謎了。

臺灣佳音電臺的蘇闊小姐讀來卻是不同，在一次推介《梅蘭芳》的電臺節目中，她感興趣的卻並非只是梅蘭芳（對梅蘭芳之堂子歌郎經歷一掠而過），而是穆儒丐。不僅追問穆儒丐的其他作品（此亦是《北京》出版之一緣），且對穆儒丐小說的文筆大加讚揚，連讀了好幾段文字。這一姿態也提示我從穆儒丐與梅蘭芳之間不得不說的公案中脫出身來，而思考穆儒丐與中國現代文學、與京派文學之關係。

此前亦有研究者談及穆儒丐與東北文學、淪陷區文學之關聯，其中最引人注意之觀點當是以穆儒丐為現代文學寫長篇小說之第一人，因其長篇連載早於張資平也。然連載與單行本之意義畢竟不同。而且更重要的是，穆儒丐之創作與現今所謂之現代文學或許是毫不相干。

中國現代文學所云京派文學者，其實並非指具有北京地域特色之文學，大體是外省人在北京居住、工作，而在彼時文學場域中形成北京文人這一群體，如周作人、沈從文等。其人尚未歸化，其文至多或是對北京城之風景氛圍有一描述而已（如卞之琳云北京城為「垃圾堆上放風箏」）。穆儒丐卻不同，其人於北京土生土長，所使用之語言皆是京話京味，且其傳統是來源自《紅樓夢》、《兒女英雄傳》、《三俠五義》及子弟書岔曲等，故隨意寫來即是真正之北京文學。故所謂老北京文學（或北平或舊京或燕都之文學）並不在京派文人，而在穆儒丐、老舍等飄泊之京人也。

如今之中國現代文學，經三十餘年「重寫文學史」，疆域較以往之政治化已遠遠超出，且民國文學這一概念呼之欲出。譬如鴛鴦蝴蝶派，當日以批判之標本附於現代文學，今日亦登堂入室矣。更有人以之為現代文學之另一起源。鴛鴦蝴蝶派其實為蘇浙滬之小報文人也。然彼時之北京，隨報業之興起，亦有一批寄身於報紙副刊之文人，寫小說、寫劇

評、寫花絮……其文多半文半白且雅馴，其質則多以市井、梨園為對象。此類文人，今日仍泯然無聞焉，穆氏即是一例。即所謂人又何堪也。

穆儒丐小說《北京》可作如是觀。其文可說是穆氏之准自傳，即詳述如何由京郊至城中謀職而潦倒？如何去報館又因何捧角？前半部乃是沒落文人之傷心史，後半部卻如《梅蘭芳》一般，借白牡丹（荀慧生）之發跡史而描繪世相也。故又可稱作伶人小說。因之，此書讀來，一可見民初北京兵荒馬亂之際之眾生相，直如入地獄之境。二可知名伶白牡丹之早年境遇，穆儒丐寫白牡丹又與寫梅蘭芳不同，寫梅蘭芳或多取自小報八卦，而寫白牡丹卻又因是親歷，故真實可感，因而可歎可泣。由此反轉一想，當日穆氏或是白牡丹之黨，故對梅黨諸君多譏誚也。

《北京》一書亦多好語，譬如開篇敘京郊道中之風景，便可入古人之書。其描摹世相人物，亦多維妙維肖處。蒙蘇闊小姐之好奇心、蔡登山先生之熱心，將穆氏近九十年前之佳構影印出版，冰心丹心，只待讀者諸君細細品論也。又，在蘇闊小姐之節目中，我曾仿「甄嬛體」名之曰「儒丐體」，近日新聞云臺灣螢幕亦為「甄嬛」佔據，故「儒丐體」似可重提也。陳均癸巳年正月初三於海上。

序 一

嘗聞妙心實相、照取萬萬之恒沙、定慧止觀、憫此汙汙之人海、非言無以寄言、乘本願而託諷、必道乃可悟道、參慈力而應化、夫然則世情歷閱、皆爲精進之幢、習俗盡知、可云不退之轂、樹不染乎六塵、道實符乎一貫、舉凡禍福之倚伏、陰陽之消息、寇婚之恩怨、物我之成虧、皆可視同浮幻、解離貪著、發意樹之空花、吐心蓮之輕馥、宏啓三塗、恢張六道、開金繩之覺路、爲甘露之玄旨、此其誘掖浮生、觀感流俗、爲何如哉、於吾友穆君儒丐所著之北京說部、有以知其然矣、君家世清華、義心卓越、洞澈微旨、鏡治前聞、備君子九能之才、而嚟不得施、悟風詩三百之旨、故樸以有立、夙感自然、黃中通理、素心淡泊、白望何尤、神劍萬灌、甘藏宵歛之鋒、唐弓九成、何必挾拾之試、固已韞匱自珍、抱璞而止矣、當其少年之場、豪氣蓋世、眼高四海、心醉六經、一舸乘彼滄溟、萬里窺乎瀛島、扶桑若著、天風海水之聲、渤澥如杯、浮芥如堂之感、旣而讀百國之寶書、探殊方之風俗、子產博物、張華多聞、記遠國遐鄉之事、窺宛委瑯環之編、嘗誦五十萬言、能作百六公對、性情所契、詩書成緣、枕能能勤、筆翰益肆、方意鵬搏扶搖、龍翔寥廓、得天衢之哼道、會目下之羣賢、文采聲華、兩臻其極也、孰意故國歸來、新局已變、滄桑滿目、蒿萊棘心、悲歌燕市、殘羹冷炙之場、狂喜鳩居、卑賤纖趨之衆、昔日摯友、

已作宣明之面向人，自有素心，何必范叔之袍憐我，驢材令僕，羊胃通侯，車赫馬耀，策高足而相凌，振色肝衡，猶雅蹈以相對，脩容入廐，視為固然，望塵拜趨，恬弗爲恥，以此誇天下而無靳顏，對故人而有驕意，君既嫉之，色斯舉矣，甘受顛領之譏，不耐酸鹹之味，求相知於風塵，甘此心於寂寞，口如嚼闕，對俗客而無言，刺已生毛，恥要津之干謁，魚喧米閤，苦於周旋，豪竹哀絲，聊以閒寫，乃覺蹊顏賦理之鄉，差無俗意，娛光涉視之夥，別有會心，傾情柔曼，觸目琳琅，神疏笑淺，知余情之信芳，風語花言，令意消而矜釋，亂頭粗服，彌覺清佳，玉筍石華，無非眞摯，華瑛茗碗，亦有才傑之人，傳粉薰香，不減英瑤之氣，心乎愛矣，慨其言之，所謂取人無方，初非棄位而效也，然而十丈軟塵，茫茫東市，一坏香土，脉脉西冷，方知猥形俗狀，一時之榮，豔骨芳魂，千年不朽，於是所感既深，所知尤博，世事洞明，人情練達，激濁揚清，發抒其宿志，蘇世居正，固具乎素心，因之摘詞纂思，清明條達，洪筆麗藻，英儒膽才，或綴集乎異聞，或會粹乎舊說，考方國之語，采謠俗之志，設言必近乎人情，隸事則周於世用，明是非以宣教，厲清議以督俗，如禹鼎象物，魑魅莫能逢旂，如秦鏡鑑邪，肝胆無不洞澈，雖真初之說部，殊洞冥之浮言，匿非藏情者，對之惡焉，抱僞懷奸者，望而懼矣，民彝天秩，其所關實深，世道人心，將借之以正，伏而誦之，愛莫能已，如以慧劍，破煩惱之賊，如獲智珠，應不住之法，得三明，超九劫，而理苞聖愚，道濟真俗也，於其刊行，爰爲之序云。

瀋陽陶明濬拜序

序 二

攷漢書藝文志、小說家出於稗官、蓋所由來久矣、其中所載小說家、九十有五、都千三百八十篇、其書多風依託、詞旨淺薄、故後世無傳焉、自漢以還、代有作者、遞衍遞進、以迄於宋、而章回小說、於以盛行、著述浩如煙埃、儻指難數、迨及輓近、作者益衆、文人學士、於吟誦之暇、出其閒見、著之篇章、以流行於遠近、其書之繁、真可汗牛充棟、然而優劣交雜、雅俗相揉、求其有關世道、有益人心、足以增長智慧者、誠寥寥不可多觀、夫淺見寡聞之士、讀書未多、積理未富、則遽巡退縮、而不敢爲、敢爲矣、而著述未工、何能傳世而行遠、彼讀書多矣、積理富矣、著述工矣、而其所爲虛妄恠奇之談、導淫誨盜之語、各自矜許、以弋名利、藉使播之遠方、垂之異世、其滑人聽聞、蠱人心志、蔽人聰明、流敝之大、寧有終極、吾以是橫求之現今、豎求之往古、能傳之小說、其數幾何、在能傳之中、而可讀者、其數幾何、在可讀之中、而必獲其益者、其數又幾何、其矣小說名著之鈔、而爲之之難也、余友穆子六田、工詩文、善畫、才情高蹇、理宜顯貴、而乃溫溫無所試、一若與世無爭者、居常譏述小說以自遣、所著如梅蘭芳落淚記香粉夜叉等、皆膾炙人口、藝林重之、北京小說者、爲其最近得意之作、書既成、將付印、朋儕多爲之序、六田更索序於余、余意小說之於世人、其感化力爲最大、世之人、往往固

於積習、是非混淆、善惡莫辨、則有人焉、將一切世態人情、皆筆之於書、如溫犀燭慙、如禹鼎鑄奸、如秦鏡之照人肝膽也、爲之指導於前、告以人生之正鵠、存其是而去其非、稱其善而貶其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是誠有移風易俗之功者也、賈生曰、移風易俗、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余則以爲移風易俗、非可盡讓之在上者、讀書人與有責焉、然讀書之士、則有喜作浮靡之文、頽喪之詩、以無用爲有用、又烏足以當斯重任、六田善爲文、而不欲以文顯、善爲詩、而不欲以詩傳、善爲畫、而不欲以畫名世、獨喜作社會小說、蓋隱以移風易俗爲已任、其抱負之大、固何如哉、六田之小說、與彼世俗之詩文集較、其優劣之相去、奚翅十倍百倍千萬倍、更與彼世俗之新小說較、其雅俗之相去、奚翅十倍百倍千萬倍、是書也、吾知其必傳、吾知其可讀、吾知其讀必獲益、願以此言、質諸六田、并願以此言、質諸讀者。

如弟蝶生韓夢琦拜譔

序 三

小說者，所以警世勸俗也，於社會教育，儼據一席，東西各國，每選有關世道人心之作，列入教科，是小說不第爲社會教育，其有造於學校教育者，亦非淺鮮，顯利之所在，害每隨之，不善讀者，易滋流弊，於是偵探小說，每有誨盜之嫌，言情小說，輒遭誨淫之誚，未收其利，反蒙其害，此小說作者亟應力矯斯弊，而預爲之防也，邇來魑魅朋興，妖孽羣起，大千世界，尙有幾何淨土，而小說作者，感環境之險惡，慨世俗之淪漓，於是社會小說，已於霜林落後之山，爭相輩出，懸秦宮之鏡，燃牛渚之犀，舉凡社會之醜態行爲，罔不記叙描摹，巨細靡遺，似可寒姦邪之膽，收筆伐之功矣，究其實際，適以供若曹之參考資料而已，照奸燭怪，警世勸俗，恨未能名實相符，此小說家之狃習，固無庸深諱者也，穆子儒丐，以長篇小說雄於時，梅蘭芳一書，膾炙人口固已，其爲盛京時報所著，如香粉夜叉徐生自傳諸作，亦莫不風行海內，譽滿寰中，最近之北京，尤爲精心結撰之品，主旨所在，專注民生，寫貧民之苦況，倡廢娼之盛舉，以余所見，輒近社會小說中，別具匠心而能確收補救社會之效者，常以是篇爲巨擘，移風易俗，濟世福民，儒丐之功，不亦偉歟，蕉影近十年來，迫於生計，從事說部，然祇可謂爲噉飯術耳，所著之長篇社會小說，若余之黑幕，若華胥國遊記，若覺後言，雖亦志在警世，以視儒丐之北京，則相

形見絀、頓增愧作矣、儒丐近徇讀者所請、另印專書、付梓之後、索序於余、惜余鎮日匆忙、腦力衰退、原著曩昔分刊、閱後半多忘却、茲略揭其本旨、弁諸簡端、實未能罄定書之所長也、佛頭着糞、已愧荒唐、探囊遺珠、更慙掛漏、儒丐老友、當不斥余之唐突也。

中華民國十二年十二月

撫順陳蕉影序于東三省公報館

序 四

小說之要，厥有三焉，辭美足以愀動閱者，一也，旨趣足以懣獎人心，二也，刻畫足以表襮真象，三也，自庸妄者爲之，力不足以愀動，則搆飾嫚褻以導淫，力不足懣獎，則比附道學以勸善，力不足以刻畫，則訐發邪隱以駭俗，若是者，皆優良作家之所不屑爲，而亦優良閱者之所不屑寓目也，儒丐之爲小說也，有真美，不須嫚褻以導淫，有真旨，不須道學以勸善，有真力，不須訐發以駭俗，雖然，一與二，縱爲儒丐之所長，而亦中流以上作家之所能勉，至其三，則根於痼疾之性分，基之平生之經驗，非可卒致力辦，隨人取求者，則儒丐之所獨也，水滸紅樓之所以江河不廢者，以前者能傳江湖榮滑之生活狀態，而後者能傳貴家華族之生活狀態，而其所傳者，則亦根於性分，基於經驗，而非虛構而妄飾也，儒丐之爲北京，亦猶是而已矣，抑又思之，今之誕慕夫寶雪維幾主義之新穎，而日津津以談平民生活爲時務，終以自身之生活，與所謂平民的柑距頗遠，而言之多閤者，蓋即儒丐之北京以求之乎，而儒丐則仍曰，吾爲吾之小說云耳，無須謬附新主義以自標揭也。

中華民國十一年十二月

楊 蒙 吾 序

